

高 锋 李森祥 著



The book cover features three actors in period costumes. On the left, a man in a white shirt and white fedora. In the center, a woman in a light blue dress and a wide-brimmed hat with a dark ribbon, holding a black telephone receiver. On the right, a man in a dark pinstriped suit, white shirt, and white tie, wearing a dark fedora. In the background, a larger, faded image of a man with a mustache in a dark shirt is visible. The bottom half of the cover is a solid red color with a faint, larger image of a man in a white shirt. The title '王中王' is written in large, bold, black characters with a white outline, set against the red background.

王中王

继《天下粮仓》之后 高峰又一力作

作家出版社

王中王



高 锋 李森祥 著

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王中王/高峰, 李森祥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2. 3
ISBN 7 - 5063 - 2317 - 6

I. 王… II. ①高…②李… III. 电视文学剧本 - 中国
IV. I235. 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10620 号

王 中 王

作者: 高 峰 李森祥

责任编辑: 姜 琳

装帧设计: 孙江宁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E - mail: wrtspub@public. bta. net. cn

http://www. zuojiachubanshe. com

印刷: 2207 工厂

开本: 880 × 1230 1/32

字数: 530 千

印张: 18

插页: 2

印数: 001 - 20000

版次: 2002 年 3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 - 5063 - 2317 - 6/I · 2301

定价: 24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第 一 章

北京天桥的街头。

一对斗鸡的血红大冠像两面旗帜似的对峙着，在看客的一片喝彩声中，这对斗鸡张开凌乱的翅膀，亮出铁钩似的尖喙，发出一声尖尖长啼，顿时撕咬到了一块儿。

“好！”围场的看客乐得跺脚，尘土飞扬。

一道紫血从肥厚的鸡冠上猝然滋出。

紫血滋在了一个男人的额头上。

看客们轰笑起来，纷纷看那鸡血挂脸的男人。

这男人长着一张四方国字脸，目光冷漠。这冷不防滋上脸来的鸡血，似乎并没有让他生气，反而不紧不慢地从青缎长袍的内袋里掏出两块银洋，“当啷”一声扔进了鸡主捧着的铜皮大盘里。

看客们瞅着铜盘里白晃晃打转的银洋，被这男人的出手阔绰惊呆了，旋即又高声喝起彩来：“好！”

这男人也不对众人的喝彩作谢，转身朝场子外挤去。

他是闻名江南的富商窦开源。

窦开源掏出打簧金表看了看时辰，快步走向天桥的另一条马路。

马路上热闹异常，路边麇集着各式摊点：京广北货、破旧杂品、风味小吃、山货估衣、洗脏缝穷、卜卦算命、撂地叫卖、设桌清唱等等，五花八门应有尽有。

“爷！请留步！”窦开源的袍角被人扯住了。

窦开源回头一看，扯住他的是个算命先生。

算命先生支着卦幡，打量着窦开源脸上的那道鸡血，问：“敢问这位爷，您额头上挂着的是什么血？”

窦开源：“鸡血。”

算命先生：“为何不擦？”

窦开源反问：“为何要擦？”

算命先生笑了起来：“说得好！鸡血是镇邪驱凶之物，先生鸡血挂额而不擦，这就是说，先生此时要去办的，定是一桩凶吉难料之事，须得要有镇物镇住才好？”

“哦？”窦开源似乎有了些兴趣，“依你说，大爷此时去办的事儿，能成还是不能成？”

算命先生：“这要看您办的事，是大事，还是小事。”

窦开源：“是小事。”

算命先生：“既然是小事，那定是办不成了。”

窦开源一怔：“这是何故？”

算命先生：“您要办的事儿，原本就是一桩人命关天的大事，可您却把这么大的事儿当成了小事，就好比大风揭瓦，不言风大而只言瓦小！请想，这般大小不分，什么事能办得成呢？”

窦开源嘿嘿一笑：“算你说对了！不过，听你的口气，这道鸡血，不是本爷的好运？”

算命先生：“先生若要留住好运，就该擦去脸上的这道紫血。”

窦开源又一怔：“这又为何？”

算命先生：“说破了也就一文不值了。”

窦开源明白了算命先生的意思，取出一叠银洋，往他肩头的马褡子里一溜，银元哗啦作响。

算命先生：“好吧！送您这位大爷一句话。”

窦开源：“什么话？”

算命先生：“成也紫，败也紫，不如无紫。”

窦开源愕然：“成也紫，败也紫，不如无紫？”

他纳起闷来，正要再问那算命先生，身边已空，算命先生已经走

远了。

窦开源挂着紫色鸡血的脸上渐渐涌起了疑云。

他掏出一块白帕子，走到路边，对着剃头挑子上的一面破镜子，蘸着盆里的水，擦起脸来。

额头上的紫色血痕被一道道擦去。

北京夹蜂道狱神庙外。

日光下，一条人影在往这座紧傍着刑部大狱故址的小庙走来。人影被破碎的石板路切割得支离破碎。

庙墙上依稀可辨昔日写着的“夹蜂……刑部大狱”等字迹。

移动着的人影长而尖锐。

狱神庙内，庙殿破烂不堪，供奉着一尊狱神、两尊无常，长案前摆着香炉烛插。往日，这里香火旺盛，狱中罪犯的亲属为祈平安，常来此庙孝敬。而眼下，随着刑部大狱的废弃，这庙也荒圯了多年。庙殿里狱神蒙尘、蛛网高结、炉冷灰硬，到处是旧日香火的残迹。

此时，长案前燃着一堆火，火上架着一口铁锅，锅里正煮着些牛骨。坐着烧火的是老狱卒麻七。麻七从锅里捞起块牛骨，大口啃着。庙门轻轻响了下。

麻七抬起脏乎乎的脸来，咧着满嘴残牙的嘴，谛听了一会儿，问着门外：“谁？”

门推开了，长而尖锐的人影投了进来。

麻七看着人影，惊道：“又是你？”

人影的声音冰冷：“他还活着？”

麻七沉默了一会儿，合了下黑灰的眼皮。

人影：“为什么还不杀了他？”

麻七：“我从不杀人。”

“咚”的一声，从门外扔进一包东西。

麻七捡起包，解开，一双老眼里闪起贪婪的光。

五根金条！

地上又发出一声闷响，这回扔进来的是一个纸包。

麻七捡起纸包，拆开。

一包白色粉末！

“砒霜？”麻七失声，抬起了惊惧的老眼。

人影的声音冷得令人战栗：“天黑前，见尸！”

庙门砰然关上！

麻七的脸上渐渐露出了狞笑，急忙收拾好金条，扛起大门闩将庙门关严，走回到锅旁，迟疑着拆开了纸包。他望着锅，大口地喘着气。好一会儿，他狠下了心，颤着手，将一包砒霜全倒进了铁锅。

锅里的牛骨汤在勃勃沸腾着……

天桥娱乐场。

这是天桥最热闹的一处大场，到处设着评书桌、杂技棚、落子馆，在一个个拉洋片、练把式、唱大鼓、说相声、变戏法的场子上，挤满了人群。

在一个偌大的人场子里，一群玩杂技的少年艺人在表演着登刀竿。围看的人群不时叫着好。

人丛中，一把洒金大折扇哗地打开了。

扇上绘着一只飞翔的白鹤。

江南少爷徐放鹤轻摇着扇，挤进了人圈。

徐放鹤身材修长，面容清俊，嘴角仿佛永远挂着一缕生动的笑意，身穿一袭荷色绸长衫，衫上绣着三五只飞腾的白鹤，显得飘逸风流。

他用折扇遮住阳光，抬头往高竿上看去。

那竿子有七八丈高，交叉着横插几十把白晃晃的刀片儿，一个留着冲天小辫的俊美女孩赤着脚，着一身掐腰紧袖小红衣，嫩藕片似的脚板踩着刀刃往竿顶爬着。

看客们瞅得心悬气短。

徐放鹤微笑起来，喝彩道：“好脚板！”

那爬竿的红衣女孩突然来了个身子倒悬，双手摀在刀刃上，腾空转起了圈。

看客们纷纷往场子里扔铜板。

徐放鹤往衣袋里掏出一块银元，正要扔，忽然一笑，将银元放回袋里，撩起长衫下摆，摘下腰间的一块圆圆的羊脂佩玉，像是有意要引起那红衣女孩的注意似的，将佩玉一下一下在手里抛接起来。

竿上的女孩很快注意到了徐放鹤，对着徐放鹤像狐狸般地笑了笑，又挑逗似的挤了一眼，身子突然轻灵地一跃，后背上仿佛长着钩子似的，一下将身子贴在了竿子上，那刀片儿正巧在她的四肢和腰肢间插出，丝毫没有伤着皮肉。

看客们惊呼一声，鼓掌。

徐放鹤一扬手，将手中的佩玉往那竿子上扔去。

只听“叮”的一声，佩玉在一枚刀片上被削成两半，齐齐地飞出，飞撞在不远处的墙脊上，然后又飞撞回来，直扑红衣女孩的前胸。

看客中有人失声尖叫。

那红女孩似乎觉得这很好玩，脸上仍挂着迷人的笑容，猛地左右出手，动作快如捕蝇，就在那两片玉块眼看着就要击中她那挺隆着的胸脯时，将那玉块一把抓住。

她手影一闪，玉块已朝徐放鹤飞去。

两片玉块毫不含糊地直奔徐放鹤的门面。

徐放鹤却是一点不急，抬起左手，大折扇只是往脸前虚挽了一下，就如勺子舀汤元似的，那两片玉块便稳稳地落在了扇骨上。

看客们看得呆了，爆发出一阵喝彩声。

徐放鹤笑着，将执扇的手一垂，玉块在扇骨上一溜，落了地。

他随即背起手，看了红衣女孩一眼，退出了人场。

高竿上，那红衣女孩望着离去的徐放鹤，一脸惊诧。

女孩身后，风声朗朗，劲风掀动着一面高戳着的蓝布挑幡，幡上是一行黑黑的大墨字：“江南艺女小壁虎”。

人场子间。

一辆华丽的王府马车缓缓驶来。

窗口，露出一张眉清目秀的脸。她是肃王爷的女儿纤云格格。

纤云格格的目光落在那高高的挑幡上，一字字念着：“江南艺女小壁虎……”

一张布满雀斑的女孩脸也从窗口挤了出来，快声问道：“格格，这小壁虎是谁？”

“八哥！怎么又忘了！别叫我格格，叫我云少爷！”纤云格格嗔道，“记住了吗？”

侍女八哥撇了撇嘴，低下声：“记住了。——云少爷，这小壁虎是谁？”

纤云格格：“小壁虎就是小爬虫！”

八哥耸鼻：“什么名不好取，偏要取个小爬虫的名！”

纤云格格：“我说八哥，你可不能笑话人家！你自己不也取着个鸟名吗？”

八哥讪笑起来：“鸟总比虫子好！”

“又是壁虎又是虫子，今儿个是怎么了？净遇上闹人的东西！”一声大嚷，又一张脸从窗口探出来。这是一张肥胖而又白净的妇人脸，眼皮厚厚的，门牙拱拱的，看去虽是慈眉善目，说起话来却有一副威严的管家气势。她是肃王府的管家牛嬷嬷。

“停车！”牛管家喝了声，“看看去，到什么脏地方了！”

马车停下。从车上下来的却是三个“男人”——牛嬷嬷长得肥硕，穿着一件裹得紧紧的长衫马褂，头上戴着顶显小的瓜皮帽，架着副蝌蚪墨镜片，像个一步三喘的老账房；八哥个子细小，十六七岁，机灵乖巧的脸上布着小雀斑，穿一身肩头披流苏的红呢服，戴一顶大檐阔边的师爷帽，着一条绿色嵌条肥长裤，活像个马戏团的丑角儿。在这一老一少中间，走着的便是风度不凡的“美少年”纤云格格。格格二十岁光景，一身燕尾西服，戴着西洋呢礼帽，拎着根白色文明棍，细白的脖子间打着个黑色领结，脸蛋眉清目秀，唇上的假胡子却是又浓又密。

三个“男人”往小壁虎的场子走去。

“云少爷”走得飞快。牛管家和八哥紧跟在后。

牛管家提醒八哥：“别顾着看闲人！走丢了云少爷，我不饶你！”

八哥没好气地回了声：“着着眼哩！”

小壁虎的场子里突然一阵锣响，场子收了，看客四下散开。

“怎么收摊了？——我还当什么了不起的本事哩！本少爷一到，

就不敢练了！”云少爷骂着，推开往身前挤来的人群，点着文明棍，往别个场子走去。

牛管家和八哥紧紧跟上。

路边到处是卖水果吃食的摊儿。

云少爷见一个摊上摆着雪梨，顺手抓了一个，吃着，继续往前走，模样就像走在自家的果园里。

摊主叫喊起来，追了上去，一把抓住云少爷。

云少爷纳闷：“怎么了？”

摊主：“你怎么敢偷我的梨儿吃？”

“偷？”云少爷笑了，“本少爷吃梨，还用偷吗？”

摊主：“吃梨就得给钱，这也不懂？”

云少爷这才想起什么：“对对，吃东西是得给钱！你有手吗？”

摊主没听清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云少爷：“我问你有手吗？”

“有手！”摊主生起气来，“莫非我向你讨梨钱，你要砍我的手不成？”

“你！”八哥赶了过来，指着摊主的鼻子骂，“有你这么说话的吗？也不看看咱们府上的少爷是口什么牙！莫说吃你一只梨，就是吃宫里的蟠桃儿，也得问问咱少爷的两排牙儿闲不闲着！”

“八哥！没你事，走开！”云少爷推开八哥，从衣袋里掏了一会儿，掏出一把绿晃晃的东西，对摊主道：“既然你有手，就把手掌儿打开！”

摊主将手缩回背后：“不行！你骗不了我！一个铜板一只梨，你把一个铜板放我摊儿上，就没你事！”

牛嬷嬷颠颠地过来，一眼就瞅出了事情的缘由，忙从袋里取出一枚铜板，往摊上一放：“见了没？还嚷嚷啥！”

“牛管家！”云少爷咬了口梨，边嚼边道，“这梨是你吃的？”

牛管家：“梨不是我吃的。”

云少爷：“既然这梨不是你吃的，你给什么钱？把铜钱取回去！”

牛管家愁着脸，看着云少爷手里握着的东西，苦声道：“可你手里抓着的，不是铜钱！是翡翠！”

云少爷：“翡翠不就是一把玩儿的石豆子吗？”她大咧咧地对摊主

道，“伸手！”

摊主怔怔地伸出了手。

“别握着拳头！”

摊主松开手指。

云少爷将一把翡翠放在了摊主的手掌上。

摊主一脸狐疑，拾起一颗翡翠看着，照着，用牙咬着，终于认准这满掌的绿豆豆确实是货真价实的翡翠宝贝，顿时吓呆了！

他踮脚朝路上看去，那吃着梨的少爷已走出老远。

“妈吡！”摊主用左脚重重跺了自己右脚一下，疼得跳起来，嚷道，“不是在做梦呀！不是在做梦呀！”

他疯了似的往摊里跑，猛地被梨筐儿绊了一下，跌倒，手里的翡翠撒了一地。

翡翠粒粒硕大如鸽蛋，翠绿逼眼！

一家香粉店外。

三个鲜艳的“男人”一前两后地走来。

几个衣裙亮丽的女子从香粉店里出来，一阵香风拂过。

“什么东西这么香？”云少爷耸耸鼻子，四处寻找。

八哥机灵，追上那几个女子，踮起脚，在她们的脖颈间、脸颊前嗅嗅，叫起来：“云少爷！香在这儿哩！”

女子们显然是风尘女子，格格地笑，抬手欲打，八哥逃开。

云少爷看了看香粉店前挂着的招牌，笑道：“这北京的天桥，竟也有处留香之地！走，进去看看！”

牛管家一把拉住了她，低声：“少爷，您今儿个换了身男儿的衣帽，就是个男儿的身子了！你得时刻想着，今日自己可不是平日里那个抹红唇、画黛眉的格格！见了那铅白粉儿桃红膏儿，您得记住一个字。”

“什么字？”

“避！”

云少爷笑起来：“我避它，它可不避我呀！追香逐色，也是做少爷的本色，避了反而不真了。——莫想这么多，进去吧！对了，你这张老脸，都皱成核桃皮了，也该买盒粉儿膏儿的，往脸上抹抹。”

“那我呢？”八哥用手指点着自己的小嫩脸，道，“我该抹点什么？”

云少爷一脸认真：“你八哥该买个粉扑子，把鼻子上的雀斑儿给盖上。”

八哥嘟着嘴不悦道：“我鼻子上的这一二十颗小麻点，是娘胎里带出来的，不能给盖了！我娘说，这麻点儿多漂亮呀，跟个芝麻烧饼似的！人家买烧饼吃，不就拣芝麻多的买吗？再说……”

她还没说完，云少爷就已经走进了店门。

香粉店内。

这是一家古色古香的铺子，挂着一块大牌匾：“蝶花阁”。

红木货架子上，摆着各式沃花渍露的坛坛罐罐以及各种西洋香水瓶儿。

更有一块牌子上写着大字：

百花汤浴香透肌骨

每位银元一块

见进来了三位客人，店主急忙迎上。

店主是个长相肥白的中年人，笑道：“妙啊！大好花容！”

云少爷正在看着那大牌子，回过脸来：“你在对谁说话？”

店主：“还会有谁？自然是您这位爷！”

云少爷：“你说得不对。何谓花容？一般来说，嗯……一般来说，花容二字是指妙龄女子。本少爷堂堂一个须眉男儿，怎能以‘花容’二字来替换了雌雄？”

八哥悄悄拉了拉云少爷的衣角，低声：“云少爷，您的胡子……”

云少爷低下声：“胡子怎么了？”

八哥皱眉：“歪了！”

云少爷急忙侧过脸，暗中将胡子扶正，手一背，对店主道：“我说的，可有道理？”

店主：“少爷所说极是！不过，少爷也许不知，花有雌雄之分，也就是说，女儿有花般容颜，男儿也该有花般容颜的。小号专以人间

百花泡制花露，其香一滴，自可让那十里之外的蝴蝶也闻香而来！说来也奇，这飞来之蝴蝶，能识花之雌雄！那雄蝶入了店来，就飞落在用雌花泡制的花露罐上，那雌蝶入了店来，就飞落在用雄花泡制的花露罐上，可谓是花蝶相配，大有姻缘之奇！故而小号冠名为‘蝶花阁’，本意即在于此……”

“行了，行了！”牛管家见店主摇头晃脑、不着边际地自吹着，不耐烦了，打断了他的话，“店里有什么好的粉儿膏儿露儿，都取将出来，让咱少爷拣上几样。”

店主欠着身，一脸笑容：“看这位少爷肌肤如雪，若是能洗一洗小号精心泡制的百花浴，用那百花之香蒸泡一下玉体，那就更是淡香透肤，浓香在骨，百日之内，香随人走，不离不散！”

云少爷笑起来：“是吗？天下还有这等奇汤？——洗！”

店主朝着身后一拍手掌，两个小侍女便走了过来，朝云少爷鞠了一躬：“少爷里面请！”

八哥急了，一把拉住云少爷，急声耳语起来：“少爷，这百花浴，洗不得！”

“怎么洗不得？”

“洗浴得脱什么？”

“脱衣裤啊！”

“这就是了！您要是一脱衣裤，就……就麻烦了！”

“麻烦什么了？”

“露馅了！”

“本少爷又不是包子饺子，怕露什么馅？”

八哥急得跺脚，又不敢把话挑明了说，干着急：“少爷您……哎哟！您怎么这么不开窍哇！您身上长着的东西……哎唷，反正您不能当着人面把衣裤给脱了！”

牛管家一把扯开八哥，将云少爷拉到一旁，低声道：“少爷，您别理会八哥，她的这张八哥嘴，说不出好话来！不过嘛，她说的也是有点道理！比如这么说吧，您就把自己当一回包子饺子，要是把包子饺子的皮扒了，那里头的馅儿，不就全露出来了？”

云少爷生起气来：“我不是包子饺子！我是人！你们今儿个是怎

么了，老想着把我当成点心了！——莫非你们饿了？真要饿了，外头找家铺子，好好吃包子吃饺子去！”

牛管家遭了一顿抢白，哭丧起脸来，不知再怎么开口。

那两个小侍女从内房里出来，道：“百花浴汤备下了，少爷里头请！”

云少爷将手里的文明棍往八哥肩上一挂，摘下礼帽往牛管家头上一扣，撸了撸剪得短短的头发，随那两个侍女往里屋走去。

八哥无奈地看着牛管家。牛管家也无奈地看着八哥。两人眼对着眼，脸都挂下了。

里屋长长的走廊，云少爷夸张地走着男人的步子，粗嗓问侍女：“我说，这百花浴，真有这么好，连骨头也给泡得香了？”

侍女：“待少爷泡了浴，便知道了！”

街面上，一处靠近香粉店的茶摊上，坐着窦开源。他取出一副墨晶眼镜戴上。

窦开源透过墨晶眼镜在盯视着店门。

进来一个黑衣人，在窦开源耳边低声嘀咕了几声，将一口小皮箱在他脚旁放下。

窦开源轻轻点了下头，突然感觉到什么，回过脸去。

香粉店门口，徐放鹤不紧不慢地走来。

窦开源摘下了墨晶眼镜，眼睛紧紧地盯着徐放鹤的背影。他看着徐放鹤走进了香粉店。他猛地拎起皮箱，站了起来。可他似乎又想起了什么，掏出打黄金表看了看，复又坐下，目光紧紧地盯着香粉店的门首。

香粉店内浴房。

这是一个大屋子，搁着五六只大木桶。

木桶里盛满了热水，雾气腾腾。

侍女们取来一只瓷罐，打开塞子，往桶里倒了些稠汁，顿时，满屋子飘散起浓郁的花香。

“好香！”云少爷道，“这是什么？”

侍女：“回少爷话，这是用雌花沃制的花露。”

云少爷：“有雄花沃制的花露吗？”

侍女：“有。只是少爷是个男儿，男儿不喜用那雄花露的。”

“不对，不对！”云少爷嚷起来，“雌雄合一，才是天地的造化！快把雄花露取来，也淋些在浴汤里！”

侍女喏了声，转身取来了一只瓷罐，把花露又淋了些在桶里。

云少爷俯在桶沿上，闭上眼深嗅了一会儿，笑道：“真好闻！这雌花雄花合在了一起，才是人间的绝香！”

他突然睁开眼，问：“怎么洗？”

侍女：“若是少爷不弃，小女子可侍浴的。”

云少爷愕：“你们是说，要帮我洗澡？”

侍女欠身。

云少爷绕着木桶走了一圈，想着什么，忽停下步：“不必了，你们退下吧！本少爷还是个童男子，最经不得被人摸这儿挠那儿。本少爷怕痒痒！你们外头等着去吧！”

侍女又喏了声，往桶边的木凳上放好毛巾和衣架，便退了出去。

“你们不可偷看哦！”云少爷大声吩咐。

侍女：“小女子不敢！”

云少爷边解衣边道：“不敢就好！其实呀，你们看了也白看！”

她把外衣脱去，站在桶边想了想，索性把内衣也脱下了。

衣架上挂住了一块红肚兜。

“哗”的一声，云少爷爬入桶里，那浮在水面的花朵儿将他深掩了起来，水上只露出个人头。

“好舒服啊！”水汽蒸腾的木桶里传出云少爷的惊喜声，“我变成百花仙子了！”

香粉店店堂。

徐放鹤背着手，轻轻地用扇搨着后背，在高高的货柜前浏览着。那店主出来，在他耳边神秘地低语：“水泡上了！”

“好！”徐放鹤利索地收起扇子，抬头看了看时鸣钟，笑道，“到时辰了！泡个好澡去！”

他推开里间的门，径直往里走。

守在门边的八哥和牛管家吓了一跳。

“留步！留步！”牛管家一把抱住了徐放鹤的胳膊，急声道，“这位客官，里面有咱府上的少爷在洗了，你不可进去！”

徐放鹤用大折扇拨开牛管家的手：“是在对我说话吗？”

八哥抢白：“不是对你说话，是对鬼说话啊？”

“鬼？”徐放鹤笑了，“本少爷像鬼吗？”

八哥大声：“像！像色鬼！”

“色鬼？”徐放鹤脸上仍然笑得灿烂，“不对吧？谁不知道蝶花阁的百花浴，是分着男女两间的，你以为本公子是个女儿之身，偏要到男人的浴房去洗？”

牛管家急声：“不不，你该到女浴房去洗……不不，咱们少爷该去女浴房……不不，你该……不不……哎哟喂，我怎么说不明白了！”

八哥在旁鼓励：“慢慢说！”

牛管家皱起了老脸：“怎么才能说明白哇？……您这位爷，这会儿就是不能进！男浴房、女浴房都不能进！”

徐放鹤：“这么说，你家少爷是将两间浴房都包下了？”

“没有！”八哥急道。

“笨！”牛管家打了八哥一后脑勺，“是的，咱都包下了！”

徐放鹤笑着：“要是本公子告诉你，这浴房不包呢？”

牛管家：“你不就是个浴客吗？你又不是这店的老板！”

徐放鹤哈哈一笑：“谁说我不是这店的老板？”用大折扇对着店主一点，“——过来！”

店主欠着身过来。

徐放鹤：“告诉这两个笨蛋，谁是这店面的主子！”

店主：“您是这店面的主子！”

牛管家和八哥顿时目瞪口呆。

徐放鹤一笑，背着手往里走去。

牛管家暗暗叫苦不迭，跺脚：“糟了！要露馅了！这回真的要露馅了！”

浴房内。

听得外头有男人的脚步声，浴桶里的云少爷急了。她发现衣架上的红肚兜，急忙取下，藏在毛巾底下。她的眼睛贴在桶沿上，紧张地看着门。

门推开，徐放鹤走了进来。

“好俊！”云少爷眼睛突然一亮！

她从未见过世上还会有如此风流倜傥的公子！

徐放鹤也不往这边看，顾自走到一口冒着热气的大浴桶前，身姿优雅地脱下了他的绣鹤长衫，“呼”的一声，鹤衫展开，挂上了衣架。

随着徐放鹤一件件脱着衣，云少爷的眼睛越睁越大。

徐放鹤在解内衣时，云少爷的脑袋倏地沉下了水去。

徐放鹤进了浴桶，往水里沉去，好一会儿，他才“轰”的一声从水里冒出来，满头满脸沾了五色花瓣。

云少爷又抬起脸，看得呆了。

她正想开口，那门突然被推开。

门口，出现了戴着墨晶眼镜的窦开源。

徐放鹤抹去脸上的水，看着来人：“你很准时！”

窦开源手里拎着皮箱：“东西带来了！”

徐放鹤：“很好！”

云少爷怔怔地看着，怔怔地听着，觉得这两人很好玩，脸上露出了好奇的笑容。

窦开源进来，关上了门，走近徐放鹤的浴桶。

他突然沉声问：“那人是谁？”显然，他问的是另一个浴桶里的云少爷。

“浴客。”

“不是说好一对一的吗？”

“我说的一对一，指的是活人。”

“这么说，此人已是死人？”

“在死人面前，没有秘密，不是吗？”

“谁动手？”

“我是这儿的店主，自然得由我动手。”